

名家遊記

上編 本國風光

# 蘇錫之行

舒新城

## 一 明日到蘇州去

「明日到蘇州去」，是上海時事新報五月二十七日第一張新聞的大字標題。

蘇州是地上的天堂，每當春和日暖。尤其是所謂外國清明節——春假——的時候，盤居上海的人們大概都想乘着休沐之暇走向姑蘇城畔，領略那虎丘風光，鄧尉勝蹟。就是說，也會於去年那時，率領一羣孩子們，來回在火車上站立了六個鐘頭，專誠去拜謁這人間的天堂。

今年的蘇州雖然在三月四日以前，不時遭着日本飛機的威脅。但城外的雙塔以及城內的種種，仍然如故。不過春假的時候，京滬路的一部分被日軍佔據，雖然還有蘇滬水道及京杭國道可通，但是除去事務上有必要的人們以外，所謂遊客是絕無僅有的了！

五月五日，中日的上海協定，竟得於全國國民椎心泣血的時候正式簽字，盤踞上海三閱月餘的日本陸軍也爲着他們國內及我國東北的種種問題竟切實撤退。間斷幾個月的京滬車，也居然於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車了。

車通了，好像人身久被壓抑的血脈，驟然流通一般，周身的一切都會感得很舒適。雖然

蘇州的春，已爲戰爭之神所震盪，但田野的新秧，道旁的綠草，還仍舊不畏驕陽地在那裏含笑迎人。倘若不是自命爲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或者是饑餐不給的劫後餘生，大概都很想走上這人間的天堂：一面憑弔沿途的戰場，一面舒散胸中的鬱氣。

然而「明日到蘇州去」的目的，却不是爲此，是去吊國殤的！是去參加五月二十八日全國爲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在蘇州五卅公園開追悼會的盛會的！

## 二 京滬車上

八十年來，我國以內政不修，國力薄弱，所有的外交，固無不失敗，所有外戰更無不爲城下之盟。此次上海事變，日本本其預定政策，挾其全國兵力以圍控我上海，迫我再作城下之盟。雖然三十四日血戰的結果，犧牲數萬的生命，十餘萬萬財產，只換得一紙有害於我的上海停戰協定；然而因爲有了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誓死抵抗，國際的觀感爲之一變，所謂「和平地帶」所以不設，救國的集會結社可以存在；四千餘健兒的血肉，總算是略有代價。我們民衆雖不能一一努力於竟死者未竟之志，都去效死疆場，但對於他們的哀悼的情感，終思有以表現之。於是到蘇州去參加與這莊嚴偉大的追悼會，是我們民衆中間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必然要求了！

我本早打算去參與，適二十六日下午第一百五十六旅隨營義勇軍組織科長盛成有電相邀，更絕無躊躇，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由上海起行。

知道每日只有兩次上行車，知道此去參加追悼會的人定會特別多，早一時儉便同桿去北站。遠從海甯路上望見那帶體製的灰燼敗垣，所有戰爭時候的種種慘象，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但爲着要急於上車廂也就無暇去追憶往事，更無暇去詳細考察各種建築物被燬的情形而直趨月台中。

擁擠自然是我们想像得到的。但在未上車以前，以爲離開車的時間這樣早，頭二等車中得不着一席地，三等車裏總可以佔據一個座位。不料跟着脚夫走遍了所有的車廂，不獨無處可坐，卽立也無地可立。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適逢旁邊的廁所開了門，我們也不管什麼衛生不衛生，將證件隨身的東西放進去，權且立下，冀圖徐尋去處。不料後來的人們潮一般湧進，就是這一隙地也擠得水洩不通。等到車開時，連車頂上都是人。這情形，在十六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初進南京的時候，我也曾經親歷過一次。但是旅客的心情似乎兩樣；就我回憶所及，那一次旅客似乎除了嗟嘆的聲音而外，很少別的表情；此次則車外的雨聲，加厚了車內沉痛的空氣，而興奮的嘆息聲中，更夾着無限的淒涼。這自然是悼惜國殤，同時也是痛恨自己：因爲「愛國有心，救國無方」，是我們老百姓的共同心理，眼看到四千餘健兒死於沙場，終難救起國家的危亡，捫心自問，誰都會內疚自己平日無準備，不盡責任啊！

到蘇州已是黃昏時候。那車外的雨聲，更如流水般潺潺作響，偶想到戰爭的時候，每至殺人盈野，血流成河，倘若我們赴會的人，都於此時盡情一哭，流水的聲音也許可與雨聲相

應。然而除了各人面貌上「重有憂」的表情而外，走出車廂的時候，仍如平日一般，匆匆地各奔前程。

蘇州的一切，都可以說「別來無恙」！不過道旁多了些十九路軍的兵士來往，牆壁上多了些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與其他關於國難的標語而已！

此次的盛會，是為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同時也是國民發舒鬱積之氣的場所。中華民國二十年來，幾於無年不戰，無月不戰，所謂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也不知開了多少次。但是那些戰爭，於國家，於國民何干？不懂無干而已，日將國家的元氣作慢性的剝喪；國民的生計作暴烈的摧殘。這次的戰爭，雖然也如其他戰爭一樣地消耗物力，死傷人民。然而意義兩樣，是我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是我們老百姓甘願損失而無怨言的；不獨甘受損失無怨言，且以不得損失為可悲。「老百姓」的種種鬱積的情緒，既不能發舒於「抵抗」之時，則只有向已死的將士同聲一哭。所以除去各機關的所謂代表而外，民衆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所有蘇州的旅館都於上午即告客滿。我們幸而於蘇州飯店中得着一間他人所不要的大而無當的房間，解決了住的問題。

### 三 那堪卒讀後出師

我們住定，晚餐之後，本想到城裏五卅公園去看看追悼會的佈置；祇因為下雨不止，電線燈君不得，便將戰聯遣人送去。在平時，我們定會乘燈光燦爛的時候走向山門的大街，

實玩賞那寂靜街市的雨中夜景，聽聽那旅館簷下的吳儂歌語；今夜從窗上看見那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的電光牌樓，三十四日間的槍砲聲音，四千餘人的橫膂血肉，百萬民衆的劫後慘狀，十數萬高的損失數字，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此時的心緒不知是悲是憤，是苦是恨；只黯然無語地凝視電光，——初尙辨認具有組織的電燈，後則只感到牠是一團紅光，儼然如兩北焚燒時的火焰，我們的心已全部已完全爲淒涼之感所罩籠，再無暇想及街市的夜景了。最後因爲敵不住涼風的侵襲，始收拾就寢。

第二日早六時即起，早點之後，已是八時，我們雇車直趨追悼會。沿途都有兵士站崗，但街中的行人則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將近會場時，更有童子軍及警察照料。照籌備會規定，與會者均須先期至車站問詢處或籌備處簽到領證，方得通過。但因民衆臨時參加或不及報到者甚多，籌備處又在離會場三百步的地方設臨時報到處。我們因爲昨日匆匆，未曾按照規定的手續辦理，但向執事者說明後，便立補證章，使我們於十時得瞻望那莊嚴偉大的會場。

還在數百步外，我們便看到會場周圍屏風似的橫聯，因風振盪，有如銀波；中間一座青綠高台，聳入雲霄；所有懸地均站滿是人。我們從大門由招待員引入祭台左前方的來賓席，四望全場廣達千數畝，而與祭者擁擠得水洩不通。我們本想走到周圍去看看橫聯，但竟爲人衆所阻，無法移動。對於台下的陳設，台旁的聯語，以及祭奠時的種種動作，只好請自用的小電影機代爲記憶；稱歸分諸孩子們，使他們於讀書之時，知道一點關於國難的具體事實。

我們於會場中看到盛君，並見到其他的朋友。我們談到許多人的輓聯的沉痛語，而尤同情於蔡廷楷軍長「讀後出師表，感懷精銳半銷糜」的兩句話。下午購上海時事新報，見到蔡將軍親書「那堪卒讀後出師」的一幅銅圖，更使我生無窮之感！

諸葛先生的出師表，大概是中國所謂讀書人的家常讀物，後出師表中所表現的孤忠亮節，更是任何讀者所不能無動於中的。諸葛在當時明知「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不足以勝魏；然而爲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忠憤，終於不顧坐以待亡，不計成敗利鈍，毅然「奉先帝之遺意」，負討賊之大任，以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當時所處的情形，正和我們淞滬抗日的將士們所處的情形相似，蔡軍長是身歷其境的人，所以獨能想及諸葛的後出師表。我想蔡軍長親手寫那「那堪卒讀後出師」的七個字的時候，必是萬感交集，淚眼昏花，其悲憤哀慟之情，恐比他在主祭台上放聲大哭時尤有過之！

「那堪卒讀後出師！」豈獨是蔡軍長的血淚語！凡屬中華民國的有心者，都當同聲一哭！

#### 四 義勇軍

二十八日的下午六時，我們應盛君及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君之約去無錫。車上的擁擠，自然無異於昨日，不過我們站在二等車廂的過道上，似乎比昨日舒適一點。

二十九日的上午七時，我們正在無錫飯店盥洗的時候，盛君來了；坐談不到幾句，教育



學院的朋友們也來了，而且見着幾年不見的趙君步霞，幾年不通消息的老友劉君癡庵。盛君是來請我們去參觀第一五六旅隨營辦事處的，趙君等則要我們當晚參加該院梁漱溟君的教育討論會，並要我於翌日向他們的學生講演，而且約定和梁君等在磁頭渚午餐。我說：「一切遵辦，但免講演。」

劉君笑，趙君更笑；盛君則不笑而催促我們從速喫早點。我們喫完，他更匆忙的爲我們攆行李送上他們雇定的汽車上，且鄭重地說：「明日再說！」

十餘分鐘，我們到惠山。無錫的朋友多說惠山是死人區域，意思是指全山的主要建築物都是無人住居的祠堂和寺觀。現在除了八百多義勇軍而外，還有第一五六旅的旅部；這死人的區域，已充塞了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而成爲中華民國國魂的暫時寄托所了！

盛君首先帶着我們參觀旅部，與同旅部副官長丘君晤談。盛君本約定翁旅長今日午前和我們在旅部晤談，適因要事早車去常州，托由丘君照料帶領我們參觀義勇軍的全部，且介紹大隊長夏君戴君楊君與我們談話。

我們從夏戴楊諸君的談話中，知道義勇軍的份子雖然有男的，有女的——共二十餘人——有大學的學生，有退仁的軍人，有海外的留學生，有鄉下的「老百姓」，有都市的工人店員，有鄉村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省籍，有來自黃河流域的，有來自長江流域的，更有來自珠江流域和關外的。然而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抗日救國」。

他們都是自動集合的，所有集合以前的種種用費也是自動籌措的。他們爲着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爲着要尋求足以領導他們切實去「抗日救國」的軍事領袖，所以特投到十九路軍下面第一五六旅的翁照一旅長的麾下。他們初入伍時，每日受着十二三小時的基本操練；幾星期以後，於術科的訓練而外，還得上幾小時的學科講堂。他們的講堂，固然不如現在豪華大學的教室，有安適的桌椅可以在那裏踉着脚，靠着背的享福，就是和鄉下簡陋的小學的教室相比，也不能及；因爲他們只要有立足之地，便可集合聽講；他們的筆記本便是講桌，他們的兩足便是坐椅！有時甚至於在露天中日曬雨淋着地聽講。

他們存着「抗日救國」的宏願而投軍，所以軍隊中種種規律的，刻苦的生活，自然是安之若素。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以爲他們的艱苦生活也不過和其他雇傭的兵士一般；可是事實上，他們所受的待遇，比一般的士兵們還要苦；因爲士兵的月餉至少有十二元，官長則按其階第而增加。他們是額外的軍隊，入伍者的個人既無如許實力，國家亦無特別給養，唯有靠第一五六旅及其他各旅團中同志們的捐助，所以在職務上雖亦按照現行軍制而有種種階第，而待遇上則一律每月支伙食費大洋六元。他們的服裝等，則由翁旅長等個人的購贈。

他們絕不以這種物質的艱苦爲意，他們所苦的只是不能遂他們「抗日救國」的始願。然而他們固有驚人的戰蹟。丘副官長說：

「當三月一日我軍撤退的時候，我旅與譚啓秀司令堅守吳淞，以義勇軍受訓練未久，令

或固守寶山後防。當以運輸困難，軍械缺乏，只得毛瑟五十枝交其四百餘人應用。三日本旅向上海民衆請求，向後方撤退時，他們竟能人自爲戰，在寶山城外塘壩上擊退數千敵人！——他們只犧牲四人！——使本旅得以安然而退；他們的功績很爲不小，所以本旅旅長呈請上峯予以特別獎勵！」

他又說：「他們此次的志願固然與一般士兵相同，但他們的教育卻高出很多，所以他們只要訓練兩三個月便可以上戰場。可見士兵教育程度的高低，關係於軍事勝敗者甚大！」

在談話中，我們並問及十九路軍赴閩剿匪的事情，他說：「一切惟政府的命令是聽；更謂在最近的將來，便當離錫去閩。我們又談及義勇軍處置的問題，他謂他們的能力雖好，但現行軍制並無此項組織，而且給養也非易事，結果恐終非遣散不可。」

我們同丘副官長談話的地方，是在旅部的客室中。旅部就設在一個祠堂裏，翁旅長和副官長均住在樓上，他們的臥室和辦公。只佔了長約丈五寬約一丈的一間房子，除了兩張行軍牀以外，只有一張大辦公桌，桌上放置一架電話，一些文牘；隔壁就是一間兩面有窗的大客室，一張西榮檯四周放了幾張小方檯，備來賓之用，還有一張方桌上面安置些軍用的書籍；民國六年參謀本部實際測量的上海寶山武進等縣的詳細地圖，則懸於辦公室隔壁的木板上。

旅部的設備，在我們看來，自然是很簡單，但據丘副官說：這種天堂似的生活，不是他們軍人所常能享受，也不是他們所期望。他們在抗日的軍事期中，不獨是得不着適當的住所

而兩三日不得一飽，十日半月不得安眠，以至生命不得保存，也是極平常的事情。就是平時，一日受命駐紮何處，也只要能安插得下去，便算了事，說不到選擇，更說不到安適了。

我們從旅部走出，由丘盛諸君率領參觀義勇軍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隊。他們有的在操，有的在讀書，有的在從事其他的工作，但整齊清潔則全軍一致。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做什麼事，也無論是個人或團體，遇着我們必口呼「敬禮」，立正致敬！

我們在「敬禮」的聲中，走遍他們的駐紮所；他們到夜間都是席地而寢，各人所有的寢具，只是一張很薄的軍氈，晚上拿來將身體裹着，白天則折疊成一個方枕，連同其他必需的用具，如碗筷等放在寢地。便有命令時，立即帶出發！

參觀完畢，丘君告辭，幾位隊長還曾和我們簡短的談話，他們最後說過這樣幾句話：「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抗日救國」，所以曾有誓言——以撲滅蹂躪我祖國之敵人，以收復我東北失地，恢復我光榮燦爛之祖國」為己任；我們的槍口只有向外，絕不參與任何內戰。

「我們這次不能死於淞滬的戰場，我們極想實踐我們第二句誓言，從速到東北參加入東北義勇軍的隊伍裏去共同殺賊。只是我們的能力有限，經費無着，結果恐終不免於解散！

「我們的命運若果終於走上解散的道路，也只有聽之。好在世界的大戰在即，救國的機會很多。我們果真能始終不渝，總可有效死之日……」

我聽完，正欲尋覓一句安慰或鼓勵他們的話都不可得的時候，車夫忽來催促上車，我們只得握手而別！

（自「申報月刊」選錄）

## 釣臺的春畫

郁達夫

因為近在咫尺，以為什麼時候要去就可以去，我們對於本鄉本土的名區勝景，反而往往沒有機會去玩，或不容易下一箇決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對於富春江上的嚴陵，二十年來，心裏雖每在記着，但脚却没有向這一方面走過。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我就離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窮鄉裏，遊息了幾天，偶而看見了一家掃墓的行舟，鄉愁一動，就定下了歸計。繞了一箇大灣，趕到故鄉，却正好還在清明寒食的節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幾處坟，與許久不曾見過面的親戚朋友，來往熱鬧了幾天，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釣臺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釣臺去桐廬縣城二十餘里，桐廬去富陽縣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陽溯江而上，坐小火輪三小時可達桐廬，再上則須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記得是陰晴欲雨的養花天，并且係坐晚班輪去的，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的樓上借了一宵宿。

桐廬縣城，大約有三里路長，三千多煙灶，一二萬居民，她在富春江西北岸，從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現在杭江鐵路一開，似乎沒有一二十年前的繁華熱鬧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縱影。說起桐君山，却是桐廬縣的一箇接近

城市的靈山勝地，山雖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靈了。以形勢來論，這桐君山，也的確是可以產生出許多口舌生硬，別具風韻的詞嚴嫂來的生龍活脈。地處在桐溪東岸，正當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一水，西岸便瞰視着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南面對江，便是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干的故居，就在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向西繞過桐廬縣城，更遙遙對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巒，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孫了。東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條長蛇似的官道，隱而復現，出沒盤曲在桃花楊柳洋槐榆樹的中間，繞過一支小嶺，便是富陽縣的境界，大約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坎，總也不一二十里地的間隔。我的去拜謁桐君，瞻仰道觀，就在那一天到桐廬的晚上，是淡雲微月，正在作雨的時候。

魚梁渡頭，因為夜渡無人，渡船停在東岸的桐君山下。我從旅館踱了出來，先在離輪埠不遠的渡口停立了幾分鐘。後來向一位來渡口洗夜飯米的年輕少婦，弓身請問了一回，纔得到了渡江的祕訣。她說：「你只須高喊兩三聲，船自會來的。」先謝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後以兩手圍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請搖過來！」地縱聲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當中，船身搖動了。漸搖漸近，五分鐘後，我在渡口，却終於聽出了咿呀柔棹的聲音。時間已經入了西時的下期，小市裏的羣動，這時候都已經靜息，自從渡口的那位少婦，在微茫的夜色裏，藏去了她那張白團圓的面影之後，我獨立在江邊，不知不覺心裏頭却兀自感到了一種他鄉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頭上起了幾聲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銅東的一響，我早已跳上

了船，渡船也已經掉過頭來了。坐在黑影沈沈的艙裏，我起先只在靜聽着柔櫓劃水的聲音，然後却在黑影裏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長烟管頭上的煙火，最後因為被沉默壓迫不過，我只好開口說話了：「船家！你這樣的渡我過去，該給你幾箇船錢？」我問。「隨你先生把幾箇就是。」船家的說話冗慢幽長，似乎已經帶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裏摸出了兩角錢來。「這兩個錢，就算是我的渡船錢，請你候我一會，上山去燒一次夜香，我是依舊要渡過江來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烏烏，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種鼻音，然而從繼這鼻音而起的兩三聲輕快的喀聲聽來，他却已是已經感到滿足了，因為我也知道，鄉間的義渡，船錢最多也不過兩三枚銅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樹影交掩着的崎嶇道上，我上岸走不到幾步，就被一塊亂石絆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動了惻隱之心了，一句話也不發，跑將上來，他却突然交給了我一盒火柴，我於感謝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後，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須點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規律，而微雲堆裏的半規月色，也朦朧地現出一痕銀線來了，所以手裏還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裏。路是從山的西北，盤曲而上，漸走漸高，半山一到，天也開朗了一點，桐廬縣市上的燈光，也星星可數了。更縱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兩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頭，也看得出一點一點的火來。走過半山，桐君觀裏的晚禱鐘鼓，似乎還沒有息盡，耳朵裏彷彿聽見了幾絲木魚鈸的殘聲。走上山頂

，先在半途過着了一道道觀外圍的女牆，這女牆的柵門，却已經掩上了。在柵門外徘徊了一刻，覺得已經到了此門而不進去，終於是不能滿足我這一次暗夜冒險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細想了幾次，還是決心進去，非進去不可，輕輕用手往裏面一推，柵門却呀的一聲，早已退向後方開開了，這門原來是虛掩在那裏的。進了柵門，踏着爲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東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觀的大門之外，這兩扇朱紅漆的大門，不消說是緊閉在那裏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門進去了，因爲這大門是朝着大江開的，門外頂是一條一丈寬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觀的牆，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並且還有一道二尺來高的石牆築在那裏，大約是代替柵杆，防人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牆上之，鋪的是二三尺寬的青石，在這似石欄又似石凳的牆上，儘可以坐臥遊息，飽看桐山和對岸的風景。就是在這裏坐馳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開門來，驚起那些老道的惡夢呢？

空曠的天空裏，流漲着的祇是些灰白的雲，雲層缺處，原也看得半角的天，和一盞兩點的星，但看起來最偏風趣的，却仍是欲藏還露，將見仍無的那半規月影。這時候江面似乎起了風，雲脚的遷移，更來得迅速了，而低頭向江心一看，幾多散亂着的船裏的燈光，也忽明忽滅地變換了一變換位置。

這道觀大門外的景色，真神奇極了。我當十幾年前，在放浪的遊程裏，曾向瓜州京口一帶，消磨過不少的時日。那時覺得果然名不虛傳的，確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現在到了桐廬



，昏夜上這桐君山來一看，又覺得這江山之秀而且靜，風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與比擬的了。真也難怪得嚴子陵，難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還要什麼的浮名虛譽哩？一箇人在這桐君觀前的石壁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燈火和天上的星雲，更做做浩無邊際的無聊的幻夢，我竟忘記了時刻，忘記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擊柝聲傳來，向西一看，忽而覺得城中的燈影微茫地滅了，纔跑也似地走下了山來，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覺得昨天在桐君觀前做過的殘夢正還沒有續完的時候，窗外忽而傳來了一陣的吹角聲音。好夢雖被打破，但因這同吹簫篳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涼的古意，并且曉風殘月，楊柳岸邊，也正好候船待發，上嚴陵去；所以心裏雖懷着些兒怨恨，但臉上却只現出了一痕微笑，起來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隻雙槳的漁舟，買就了些酒菜魚米，就在旅館前面的碼頭上上了船，輕輕向江心搖出去的時候，東方的雲幕中間，已現出了幾絲紅韻，有八點多鐘了，舟師急得厲害，只在埋怨旅館的茶房，爲什麼昨晚上不預先告訴，好早一點出發。因爲此去就是七里灘頭，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上釣臺去玩一趟回來，路程雖則有限，但這幾日風雨無常，說不定要走夜路，纔回來得了的。

過了桐廬，江心狹窄，淺灘果然多起來了。路上遇着的來往的行舟，數目也很多不少，因爲早晨吹的角，就定往種德去的快班船的信號，快班船一開，來往於兩岸之間的船就不十